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

群書考索卷之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教諭譚璋校正

前集

經史門

諸經

漢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
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愚因是以考諸經不能無說於此蓋自易太
卜掌三易之法（皆出於伏羲）一曰連山（伏羲）二曰歸藏（黃帝）三曰周易（文王）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藝文志云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為
彖彖繫辭文言之屬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所謂周易者然也及秦燔書
而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亦可謂全書矣然
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而孟梁丘之經則未免有
盛欲悔亡之脫畧及圖大康之世汲冢所得易經雖與周易上下經合

而繇辭則異汲冢之書固不可盡信而孟梁丘之易則自商瞿子木傳之田何者也乃復有參差焉何哉漢藝文志載易經十有二篇師古以為上下經及十翼故有十二篇自費氏始以卦象文言雜入卦中而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於費氏故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而古經遂不可復全矣至於三易之名為杜子春之說則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為鄭康成之說則以連山為夏歸藏為商孔穎達之作正義則以連山氏為神農歸藏氏為黃帝其可不折衷於此歟

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冠於周易之首以本卦尚存姑備商之歟云自孔子討論墳典而所謂三墳之書在伏羲氏天皇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在神農氏人皇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在黃帝氏地皇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三墳之目見於孔安國而漢藝文志已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中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

與一篇嗣征引政典孔氏注乃謂夏后為正之典籍今正典之藏

崔儦邪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夫子斷自唐虞以下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足書百篇此所謂書者然也柰何秦火之餘濟南伏生漢文時能尚書者天下無有伏生之治授晁錯而教於齊魯之間者不過二十九篇而已孔安國得古文尚書於孔氏之壁者比之伏生增多二十五篇安國始定為五十八篇作傳而漢藝文志乃曰尚書古文止五十七篇鄭康成序贊以為安國所定之書後又亡其一篇與安國之序不能相合劉向所校歐陽夏侯三家之經比之古文多有脫畧此蓋伏生所傳之本而馬融鄭康成所作尚書傳注如隋志所載乃云雜以經文非孔氏舊本蓋孔氏之書以巫蠱之事不復以闇逮至後漢其本遂絕間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獨闕舜典乃取王肅之竟典分而續之自慎徽以下分之陸德明釋文云今之舜典乃王肅本也自是歐陽夏侯之學馬鄭王肅之注皆廢而古文獨行於世矣卿孔傳也若乃無偏無頗洪範之舊文也唐元宗以聲不協語

此乃唐今文尚書 改而為無陂又命衛包易古文以從今文天寶猶未害也後

漢之張覇乃為百兩之篇文意淺陋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則何為偽妄若是我有如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獻之與左氏國語孟子所用泰誓不同

漢魏諸儒因疑其謬而齊建武中姚方興亦造孔傳舜典自言得之大航當時集議咸以為非而隋之劉光伯炫乃取以列諸本第人遂以為舜典之篇出於姚氏此蓋

隋志及史通之所載者其真偽不待校而明也以至汲冢古書出於

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盜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而荀勗撰次以為中經而後

啓之發益

太甲之誅伊尹共伯之名和則與經傳甚殊又有尚書逸篇出於

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之殘缺者

隋藝文志載之尚書之末果可信乎自三百五篇之詩刪於夫子更歷

嬴秦其書襲全得非以諷誦不獨在於竹帛蓋於

漢而後有齊魯韓毛之學此詩之所以分為四也然

齊詩至

魏而亡

魯詩至

西晉而亡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自左氏為春秋傳

三十卷 晉太史 臣 章宗源 撰

而公羊十一卷穀梁十一卷名亦

高齊人 穀梁 相繼為之後復有鄒氏十一卷夾氏十一卷之傳而鄒氏無師而夾氏未有其書亦得以並名於世此春秋所以分為五也然惟左氏為之集解至

晉杜預而盛行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矣若乃禮之書自

秦而後缺壞為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六藝論

經典釋文所引其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則多異其外則逸禮是也至劉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士禮即今之儀禮也禮記之作出自孔氏然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孟不知設奠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而月令則

漢博士所錄緇衣公孫尼子所撰蓋非復古之全書矣

秦始皇深惡周官至於

漢武帝開獻書之路周官一經既出於山巖屋壁之間而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其後劉向校理秘書始得著錄然亡其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

足之隋志又云河間獻王以千金求冬官不可得遂足以考工當時諸
儒共排以為非是劉歆獨識之後又有杜子春者能通其讀而鄭衆賈
逵之徒皆傳其業焉然隋志以為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欽冬官一篇
而六藝論則以為周官壁中所得六篇而同異既未可知蓋非古之全
經矣至於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分而字讀皆異至
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論語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別
而齊魯二家篇目又別不同折衷於後張禹曰以為從政分子張為二篇是古論
之殊也增問王與知道是齊魯之異也後張禹從學論二十篇為定而
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志無師說然考之當時論語之傳授靡
則有王吉貢禹之儒魯有龔奮蕭望之張禹之儒前藝文志而孝經又有后
蒼翼奉輩輩相傳以名其家此所以不絕於後世歟雖然經同出於聖人
也乃若輔翼而推明之則諸儒之功焉自西漢之後其擬其續之者有
其人矣楊雄之太元王長文之通元象時人比之文
元用小篆孔衍刪取典言而作漢尚書白居易作湯征篇以補逸

漢魏叢書中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
有十篇孫王勃補陳正卿唐慕唐以來詔策章疏而為續尚書是所
以擬乎書也東晉之補亡六篇王通之續詩以備六代而有化政頌數
之名是所以續乎詩也魏證之類禮是又續乎禮者也習鑿齒晉時之
晉晉春秋始元武而終晉愍王文中之元經晉太熙而止開皇孔衍之
續晉春秋檀道鸞之晉春秋皇述異統之唐春秋此又欲續乎春秋者也
漢春秋以來紹業章疏而為續尚書是所
其傳而訓釋之者亦有其人矣以言乎易則崔豪之易林後漢建武初
吹古王弼之大衍論魏尚書即陸德明之文句義疏李鼎祚之集註裴
通之易書王劭之周易發微以言乎書若伏生之大傳劉向之洪範五
行傳說向在成帝時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周秦漢有災異劉陶之中文尚書事康漢連傳
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九十一篇專為鳳兄弟設也牟長之尚書章
句王肅之尚書釋駁李顒之尚書新釋以言乎詩則若鄭康成之詩譜
十篇高智周曰欲駁楊義之辨異許叔牙之纂義唐正觀時為弘文館直
明詩者宜先讀此陸機之草木蟲魚疏楊嗣復之草木蟲魚圖唐開成
中文宗

分集賢院脩撰詩官木出魚圖并會物以言乎禮則若馬融之周官傳
象大學士揚州儒學士張次宗
十一 傳元之周官評論殷陳邵戴聖之月令章句
卷 十二 何承天之禮論百
十 崔靈恩之三禮義宗三十卷
皇侃之禮記講疏百卷賈公彥之禮記正義八十卷而周禮儀禮又合為之
跡焉若春秋繁露則作於董仲舒春秋釋例攷衆家譜第春秋長曆臧
一家之學則作於杜預春秋調人經傳皆為之義論其首罕使大義無乖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春
晉兆官調人之義論其首罕使大義無乖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春
秋義函則作于賈逵春秋慕例則作於高重時為翰林學士乃分諸經名為書
藝文字春秋纂例四十卷是也左氏解誼則作於伏虔公羊注作於何休休訓釋其詳
大體乖乃更注公羊多有新義又注於王接穀梁集解作於范甯惠帝時補尚書駁中
善解遂沉思積年為世所重而又作於徐邈春秋通例則作於陸希聲春秋
然故作此經趣春秋三傳總例則作於韋表微此則春秋之學也孝經義疏
則作於皇侃孔穎達孝經制言則作於王弼注則作於韓愈注辨則作於張籍而賈公彥又
論語孝經之疏此則論語孝經之學也若乃五經音訓則作於
苗家貧好學遂為儒學宗五經微旨則作於
貶九經要句則
李適實譔之時
六經法言則
崔覃等實為之
開元九年詔
名曰云云至於
之五經則定於蔡
諸儒之功亦多矣而
之劉子元乃獨不然其作史通也於尚書論語
則有疑古之十條於春秋則有五蠹矣十二未論之論噫聖人之經而
猶有疑焉亦足以知子元之學矣

營為東觀議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
平四年與楊賜韓說蔡邕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
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之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
視及摸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太學堂前石經四部。盧植熹
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雠誤特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
上言願請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及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刊正
碑文

唐石經

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刓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
力刊讐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等是
正其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鋟之石張參等定正其訛文

儀禮

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為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志藝文以
曾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大氏朝樂史謂儀禮有
訂訛并五溪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
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
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
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
盡罍爵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
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
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但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
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
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
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
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
有四冠昏之篇皆冠必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
親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孔子言
周禮為本論章談之詳畧齋
本儀禮為未賈公彥言周禮為本論章談之詳畧齋
黃慶之學大畧小經莊陳畧隨李孟哲學小畧大經莊陳畧隨是皆考

究精微者焉

諸子百家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漢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藝文志之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此所謂十家者也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則出於史官陰陽家則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則出於理官以至於名家之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則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則出於稗闕官則亦未有無所本者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而於小說家則曰君子弗為得非說家或在所捨乎孟堅於諸子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蓍龜劉歆七畧之說以備于篇者也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豈亦倣孟堅之體乎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固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而唐志又於雜藝術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也大所謂儒家者何也舊藝文志若晏子則為儒家平仲之書曾子則謂曾參之書公孫尼子則為七十弟子無記而列子之書隨畫子則為戰國時心之書鬻子墨翟管仲連則為魯連子之書漢管仲連子鹽鐵論則作於兒寬潛天論則作於王符昌言則作於仲長統中歷則作於荀悅觀子則作於後漢之牟融中論則作於魏之杜恕法訓則作於蜀之譙周續論則作於晉之劉毓古今論死則作於唐之李吉甫若乃新語則作於漢之陸賈新書則作於賈誼隋志云賈子十卷新序則作於劉向成帝永始元年豆子新論則作於豆譚顧子新語則作於顧譚志林新書則作於虞喜而夏侯湛譚亦皆有新論之作王子正論則作於王肅袁子正論則作於袁準正言則作於宋處宗正覽則作於梁周捨而唐之褚先生亦有正論之作此豈非儒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舊藝文志

於田駢荘子之出於鶡冠子慎到荘子之出於荀卿列子之出於莊周列子之出於老子鄧氏傳其學田子之出於稷下慎到之出於荀卿韓非子之出於荀卿公

張太嶽注蘇子之出於蘇彥宣子之出於齊之隱士鷃冠子出於陸雲掘朴子內篇之隱人隋文子之書雖曰出於老子第子而班氏以為似託者此豈非道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文志管吾夷之有管子商鞅之有商君書謹到之有謹子申不害之有申子韓非之有韓子晁錯之有新書董仲舒之有春秋決疑崔寔劉廣之有政論魏亘範之有世要論梁劉邵之有法論杜佑之有管氏指略此豈非法家者歟所謂名家者何也唐藝文志若鄧析子則鄭人與子產同時者若伊尹文子則與宋鈃彭蒙慎到

襄之間或屬王時或曰孔子刪焉
公之書則不知隋志將何所據耶
三官兵法隋錄首之司馬法黃石公之三略魏武帝之兵書接要司馬
彪之兵記孔衍之兵林李靖之六軍鏡兵競之兵家正史李德裕之西
南備邊錄其兵法之謂乎靈憲圖渾天儀則張衡為之渾天象注則
吳王蕃為之天儀說製則陶淵景為之靈臺秘苑則庾季才為之而緯
周髀乾坤秘奧法象志則李淳風為之觀天集以至石氏之星經傳讀甘
氏之四七法其皆天文之謂乎若曆譜十八家見於班氏之志而四分
曆則李梵為之景初曆則晉陽傳為之曆術則何承天崔浩皆為之皇
極曆則劉焯為之曆義則浮屠一行為之九章重差則為之於劉向隋
經則為之於張正建韓延夏侯陽九章筭術則為之於徐岳徐岳九章
筭經五曹筭經則又甄鸞為之其皆曆筭之謂乎京房則有周易占周
易新林晉史綽則有遍經是所謂五行者也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功

易林焦贛賈逵晉輅則有易林而費直則又有易內神靈郭璞則有周
也若皇帝素問黃帝甲乙經黃帝八十一難若扁鵲內外經若岐伯灸
經是又所謂醫經者也而班氏之志有曰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嚮不知是何以見儒術之尊非諸家
之比予嘗觀荀卿論十二子有曰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也賈誼亦漢之志有忍情性以異為高不
足以合大義明大分是陳仕史纘也上功用夫儉約而慢差守是墨翟
宋鈃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
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辨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者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子思
唱之孟軻和之世俗惟唯然不知其非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今夫
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聖主之迹著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有曰陰陽之
術大詳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禮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而強本節
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廢也道家使人精明專一動
合無形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
應物變化立名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事固之論九家有曰儒家者流
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為高唐虞
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感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
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
之患也道家者流清淨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
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
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施家者流博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別親疎縱橫家者流
權譎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謀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
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
所歸心農家者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
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夫諸子者皆起於王道既衰時君世主好惡殊
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合諸侯
雖有殘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文章流喬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
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觀太史公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胥見漢初之事曹
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而擾卒無
所補太史公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

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
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牧以為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殊不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經傳之明文古今之通論也故劉歆馬融孔安國之徒謂天授伏羲以河圖錫禹以洛書然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不可易也而河圖之數則四十有五洛書之數則五十有五其不同者何也天地之數止於五十又何也蓋五者中數也在五行曰土今以四時論之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王於冬惟土分王四季十有八日共成七十二日以藏四時之間而成歲功也今大衍止五十蓋三才分四象著五者退藏於密也其用四十有九由體起用也分而為四十有九合而為一然則無為而為者其惟五乎河圖者大衍之本也其數五居中而一與九次之三居乎左之中四與八次之七居乎右之中六與二又次之總為四十有五而止蓋盛

十者是亦上也蓋大衍所廢著生數也河圖併與成數而盡之然河圖或縱或橫皆十有五今以五居中衆易之太極也虛十於中是不縱不橫亦十五也豈天地密意歟若洛書其疇雖九數亦五十有五五行也五事也八政之與五紀也六三德之與十稽疑也八庶證也五福之與六極也唯大衍之五十皇極五也持不言數豈非非數之數然後於數之中而有所統會也然則易之太極河圖之五洛書之皇極經天緯地宗主萬變乃衆數出入之門皆不離乎此也孰謂天地五十有五河圖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而有異者哉雖然易與洪範相為表裏後世呂不韋取而著之月令楊雄以是而草太元劉向以是而作五行傳班固范曄以是而作五行志皆第相沿仍宜其一揆而或異同何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數至於五而不及於六七八九十何也七中央其數五秋則其數九冬則其數六又不及於一二三四十何也

太元經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又不言
於十何也洪範則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增穀為六府者何也月令則以木火土金水為序太元
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班固劉向以水火土金水為序范曄則以木金
火水土為序又何也蓋易不言水火金木土者以既寓於四象則不待
言而理自存猶禮官不言垂象也其洪範不及於六七八九十者即其
生數可以見其成數也太元經曰一德而作二生一刑而作五剋五生
不革月令據夏小正以正四時則以德之盛者言之也劉向徵其令而
作傳班固擬劉向之傳而作志故其序一與之同皆取相生亦猶制地
之律以資生為功故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羽之義也一與六共
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交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楊子雲纂易而
作太元故合生成之數范曄作志則本太元而衍譬故其序與之合以
自下剋上為言木受制於金金受制於火火受制於水水受制於土皆
取相制之義也

太衍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又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減其五
也韓康伯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
也不用而用以之通衆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
極也然則五十有五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謂衍天地之策也衍天
地之策則去五退藏於密其數所以止於五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地之極數也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用數也京房則曰五十者謂十
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地之天生氣也馬季長曰
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
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

有九轉運而用也荀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鄭康成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一故四十有九也姚信董遇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太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也而用四十有九顧愷則曰此五十數以數神六以象六爻之數故減六而用四十有九也虞翻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為得韓輔嗣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為得者同氣而總名耳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乾初九之一爻諸說亦迂矣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騰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實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其耦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太衍之數減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天五為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有其數也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今焉而虛一不用是明元氣為造化之宗居萬不動也既以減五又以虛一然後以四十有九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扐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揲其蓍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四揲之餘歸此餘數於所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以陽爻之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六爻故二百一十有六也陰爻亦六爻二十有四策六爻故百四十有四也九三百有六十此舉中道以言之

蓍者揲而所得之數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皆坤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合為策故象萬物也

當期之日二篇之蓍

乾坤之蓍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數先天地而乾坤之蓍次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大易之數何也參天兩地之數
也所以參天者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得參天之數
參天一爻當三三為九
所謂兩地者
兩地蓋坤六斷則一當二故也
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計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
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蓍之除三揲很少則計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
所以為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
蓍之除三揲猶多則計所揲之餘得四
爻一勝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蓍之除兩多一少則折揲之餘得四
七之餘而七為少陽者自然之理
數八揲蓍之除兩少一多則所計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為少陰
者自然之理數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
得陰陽老少之理明矣之一則於揲為贅不可也臧之一則於揲有缺
不可也此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四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五十五
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朞之日或贏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
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為
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反為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
為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
其於自然之理蓋亦昧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
有八合為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二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
變變蓍一日以周朞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蓍之德圓而神顧
取而用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群書考索卷之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前集

諸子門

諸子百家

家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後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彼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辭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迭宮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禮記篇次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

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周諸公鄉大夫私以人事
慕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魯子問禮一
篇自別屬魯子問故不復録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
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同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
之所注者在可疑也諮詢書目

國語 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同 馬駉九州春秋

左丘明采録前世 穆王 以來下訖 晉悼智伯 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
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謂之外傳
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昭然甚明實與經藝
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 周 晉 鄭 齊 魯 楚 吳 越
八國事起自 周穆王 終於 魯悼公 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
自古名儒賈逵 王肅 虞翻 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洽其章句此亦六經

之流 傳之亞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編有
東西二周 秦 惠 武 昭襄 三 晉 宋 衛 中山 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 秦 孝公終
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 宋 衛 中山 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
於 楚 漢 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 漢 司馬彪又録 漢
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近代之國語也。 左氏國語 其文深閎
傑異固世之所貴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軌於聖余懼世之學
者溺其文采而論於是非是不知一有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
作非國語 卿文作非 序

爾雅

張晏 漢藝文志注云爾近也雅正也魏張揖上爾雅表言周公著爾雅
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
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
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舊
舄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為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

馬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振博士孔鮒撰小爾雅十三章甲衍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雅廣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解更為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商隱以蜀語為蜀爾雅李商隱書目劉溫潤採摭羣雋之言以華音釋之為羣爾雅宋嘉祐中。神宗朝陸佃固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自是益加論撰成埤雅二十卷以諸閣書目備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楊子雲子雲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今戴傳禮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鄭玄禮記。若言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宜哉此東漢鄭康成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是以後世罕得聞至漢武帝時

南人終軍既辨豹文之鼻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興顯其後雖注者十餘家猶未詳備隆德明敘錄犍為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家此籍散亡未知誰氏然皆未詳。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訓傳法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太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繁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為鑽仰緜是聖賢間出詁訓通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秦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詳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最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既若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盡

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爾雅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解小雅。廣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李文成傳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埤雅宋朝陸佃作。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邢昺爾雅疏咸平四年上

子思

名伋孔子孫著書二十三篇

漆彫子

名啓後孔子弟子著書十三篇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著書十六篇

景子

著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晏子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著書七篇

李克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方晏子伏涖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弗假令尚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參南武成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掇此而為曾子

荀子

荀卿趙人名況方猼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
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猼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荀
卿為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
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
荀卿三為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以為人性惡故為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趙人名況唐楊倞注分舊
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按史記荀況以適趙為蘭陵令應聘諸
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末朝撰削荀子疏一卷
○韓愈讀荀子曰攷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
在軻雄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史記十四篇藝文志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願於仕宦退隱海上
著此書藝文志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盂取其事雜也又益次連叢二篇合
為二十三篇田鮒博曰學鮒孔甲諸書

楊子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本傳。○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
於倉頡作訓纂篇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劉向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
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依而馳騁云傳本。雄
見諸子次知姧馳大抵試訾聖人雖小辨終破大道故時人有問雄常
用法應之者次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荅問辭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
既逸注宋咸以文中說考校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寺
公求善師事依過文中子又為駁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寺

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凝亡兄嘗謂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疑以丧亂以來未遑及也返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交序則蠹絕磨滅未能銓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儒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

百家類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堅其言師古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道脩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人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能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譽者則試以事取其實効也譽戈於反斛援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感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偏也抑揚謂不恒也違離謂乖背也苟以譁衆取寵師古曰譁衆也寵尊也譁呼華反後進脩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漢藝文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人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取寵飾小說破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諸儒並見前類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

本清靈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
謙七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曰獨任清靈可以為治歟。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
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靈陰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
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成性清靈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
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寫言周官九丙其三曰師蓋
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人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讀時
曹參始驚蓋公談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
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王俏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矣

篇末吾者頴上人也既用仕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史記本傳○吾讀魯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
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
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
之謂乎記文

第一篇

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前藝文志○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
孰為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
是王者失賞也賛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伐征是諸侯之
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
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臧中
國之國而後見其衰事識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穨齊桓之功
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
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

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畏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意忽哉霸鄉方畧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考畧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其攘也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世之學

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 五帝史記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戰國時蒙人莊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磨成元英又為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丘伯昏無人列子事焉著書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書不輟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故儒所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雜通擇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洪博物深洽江左絕倫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姓呂名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出又次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漢藝文志

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盧記史○作孫子十六篇 藝文志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殛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漢藝文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脩譴見于天日月為之蝕后德不脩譴見于天星辰為之錯其餘字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次舍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矣

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揆知五星日月之會出入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

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漢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愛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来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捆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隋志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此刻者為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刼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慎子 六篇 慎到 趙有慶子 史記云 藝文志

申子 一篇 名不害 藝文志

燕十事 十篇 藝文志

商子 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刻少好刑名之學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具存

韓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唯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故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

李子 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作李子三十二篇出藝文志

龜鎧 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傳○龜鎧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贊依書三十一篇 藝文志

慎子 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申韓稱之 藝文志

名家類

名七家三十六篇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軼析亂而已 漢○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別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苟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出隋志○公孫龍子 戰國時公孫龍撰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異時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

辯析 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鄧析始見殺鄧析而用竹刑則非子產

墨六家 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漢○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憲禹之行若孜孜不倦躬親細事日昃不暇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辟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蔽

○墨子 一篇名翟與莊子並時 藝文志

墨家

墨子七十一篇今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

從橫家

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詆誣而棄其信○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諧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使人為之則便辟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隋志

鬼谷子 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捭闔分其書三卷

蘇子三十二篇 蘇秦者周維陽人師習鬼谷先生○史記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張子十篇 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晉之權謀之士大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史記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橈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史記

群書考索卷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鼇峯熊剛大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前集

諸子百家門

百家類

雜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此為之不求其本材必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蕪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新語漢陸賈撰本傳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

書曰新語今存二卷

新書漢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三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鑒為數篇各立題目雜見于新書隋志以賈子名

淮南子鴻烈解漢淮南王安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曰由雷被等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新序漢劉向撰遂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採掇序載總一百六十三章本朝曾鞏校其差誤為之序

說苑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按崇文總目今存五篇餘亡後曾鞏得十五篇與舊合二十篇而為之序

論衡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充論衡之自記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縣禹惡聖夫曰亭其世家固當以顯親為主而乃盛稱於已辱辱其先責以名教譏莫大焉

風俗通後漢應劭撰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後世服其洽聞

昌言後漢仲長統撰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

中論後漢徐幹撰幹病辭人工巧義之文乃著中論二十篇闡宏大義以示學者其書雜論治道備與學問之要庶及曆家壽夭之說

博物志晉張華撰采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攷正

劉子題劉晝撰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凡五十五篇唐志云劉勰撰今袁孝政亭云劉子者劉晝字孔昭傷已不遇揺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劉勰梁劉勰劉孝標作

俗書南唐宋齊丘撰凡百十篇上卷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貨

古今注晉崔豹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改釋凡八門

國繼漢順帝陽嘉三年太史令張衡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書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假玷矣

農家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漢○志農者所以播五穀蕃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邦畿之稼而辨種植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狥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許行事託之神農言

劉向別錄六藝略所說藝文志

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校田三輔有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與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商有木鐸以求歌謠孤卿有采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竊不舉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雜家

兵家者 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睽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又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又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又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又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又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又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又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又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又曰神農氏沒

比類合誼以見指為武信是也象數相受考老是也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王莽時所設摹印章也書同文不知則闕問故諸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改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文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大篆或頗省改或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揣信也古制書必同文其所謂秦傳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二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文帝時司馬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天始中徵大通小學者以百數合名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揚雄作十三章後人不敢復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凡二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并列焉志。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記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蔡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摹書又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鳥并彙書指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寇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話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今後漢鐫勒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移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杜陵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授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藏祕府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又有蔡邕亦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其序章書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洪農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羲孟顗梁孔達田彭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案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有六義

馬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先典乃發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册所用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亦名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鳥蟲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文浸廢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異書備書淳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墳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書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腳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印因事生變者也

隹陵章書體

書體之興始自頡皇焉被鳥跡以宪文章爰暨末葉典籍漸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廢勤其墨翰惟作左隸篆字是剛章書之法益殊簡易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

蔡邕篆書體

鳥蹟迹皇頡猶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

今緣隸書體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以成章閱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是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

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

按後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叙重其字也叙重自序云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稽譔其說不相違厠凡五百四十部南唐徐鍇作說文解字繫傳又作說文解字韻譜○王篇梁大同中顧野王撰○廣韻不知作者初隋陸法言

作切韻唐孫愐從而增之是為廣韻此合法言恒加書刻諸家增字訓釋名字於卷首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雜宋朝王安石元豐間上字說二十四卷序云許叔重又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亟勝閱）○晉宋隋唐風流之士擺落於墨池曾不如兩漢經師之詁訓又不如周家之篆籀有裨於國家而訓詁發明於頃與銀鉤玉筯之雜工何益於事為哉紀上（策閱）

蒼頡訓詁 杜林

三蒼訓詁

訓纂

卦演龍圖

文開烏迹周宣籀雅史籀與古篆之文秦氏刻臧古文爰劃隸書自著秦文篆與八體刻符兼於大篆摹印達乎隸書兩漢因之張敞杜業講學於前楊雄豐氓校理於後魏晉以降始造新字字畫無端平之體魚（大詔令武昌元義物誌）

理陰

成帝元延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為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嗣續蒼頡中三章凡一百二章凡古今六藝群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有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

急就章

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藝文志）皆蒼頡中正字至隋唐經籍志始謂之急就章（閣本書目）唐顏師古為之注

呂向進錦書

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

張旭草書

文宗時旭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旭自言始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歡聲劍器得其神后人論書歐虞褚陸旨有異論至旭無非短長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唐

太宗出御府金一帛求天下本命韋述進所撰集賢記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又得獻之張之等書以正魏字為印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懷信檢校分益卷帙元宗自書開元字為印

唐書學

唐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日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許謹說文辨

字林 呂忱 等著

字統 楊承慶

字苑 馬幹 撰

五音篇

梁大同九年顧野王撰奏唐正元年陳彭年校勘增廣

唐書藝文志

唐開元二十九卷

羅願爾雅翼序

太宗端拱二年六月丁丑詔以字書之學歷代編錄為繆實多命太常博士向中正著作郎吳鉉等考古今之同異究篆隸之根源其新定雅熙廣韻一百篇宜付史館

羅願重脩說文

羅願三年十一月右散騎常侍徐鉉等表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先是上覽許慎之書嘉其學以說文差繆學者無據乃詔鉉與向中正重加刊正至畢

温公類編

如玉篇而釋注加詳

韻學類

聲韻

韻集
李登撰 唐藝文志

呂靜撰 見唐藝文志

韻畧
陽休之撰 唐藝文志

四聲韻畧
夏侯詠撰 九十三卷 唐藝文志

四聲部
二十卷 張諒撰 唐藝文志

韻篇
杜氏撰 唐藝文志

切韻
五卷 陸慈撰 唐藝文志

韻旨
二十卷 蕭鈞撰 唐藝文志

韻英
十卷 李舟撰 唐藝文志

韻海鏡源
三百六十卷 唐藝文志

韻詮
二十卷 李季節撰 唐藝文志

杜臺卿韻畧

李季節音譜

周思言音韻

廣韻
隋陸法言取諸家音韻而定之為切韻五卷劉臻顏之推等同撰集長孫訥言箋注關亮薛峋孫愐等增加字宋朝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損改為重脩廣韻

孫愐唐韻

韻海鏡源
此二書見廣韻序 唐藝文志不載

五卷以唐藝文志即廣韻也其序曰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注有差錯文復漏誤乃補遺闕具為訓解名曰唐韻

切韻

切韻序

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爾

吳域毛詩協音補音序

曰以聞元城宰臧謀之言曰詩韻無不協者如来之為釐麰之為差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為一家之學今釋文是也至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書為懆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淵為鼜者於巾切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明德之學在當時亦未必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廣韻序

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字

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鐫

外史臣之推　著作郎臣陸淵　武騎太守臣孟奥　等奉

刊謬補缺切韻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吏部侍郎臣即薛道衡　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　紬正更以朱筆三百字

關虎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孫愐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備載卷中勒成一部進上以今聲

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其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王仁煦增加字

文字隼與音韻乃作著韻爾雅為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

嚴寶文增加字

畧述作頗愛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尚類紅玉仍瑕

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

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為訓解州縣名號亦擾今時字體從

末從才著千著千施爻施支安尒安禾並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

討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
據謂韻編紀添筏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
按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五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
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
賢傳士僧儒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来
創置近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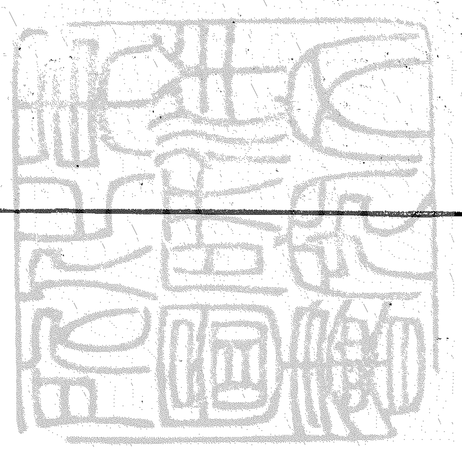
六十字祖

因煙 人然 新鮮 錫延 疑研 蜜寧 賓邊 經堅
神禪 秦前 寧年 寅延 真瞋 鵝偏 亭田 澄纏 平便
敬慶 輕牽 譜禪 丁顛 興掀 興掀 汀天 汀天 精箋
民眠 聲羶 刑賢

顧野王攟玉篇總三十卷陸法言著廣韻幾四萬言五音之乎吸四聲
之清濁毫釐靡差纖悉備載然其正韻反音字有知者今舉其宏綱撮
其樞要總六十字而四字無文止五十六字而已便而易見簡而易知
學者當留心熟讀周流萬遍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雖求字於斋前
之外豈難知哉

群書考索卷十

畢



故宮博物院